

我送你的礼物，是这个世界

187

握着那支白玉笔的赵兰芝冲我微微一笑，我却忽然觉得遍体生寒。

下方忽然传来聂星落的声音：「怪不得，我说这次回到蓬莱岛，怎么力量忽然被削弱了这么多，竟然连区区一个大乘期修士的阵法都挣不脱，原来是你动了手脚。」

赵兰芝歪着脑袋，用手中的笔尖轻轻点着下巴，语气轻快：「当然啦，你们都在这里了，若我再设定你的能力与天道同一水平，岂不是对其他人很不公平？那还有什么可玩的呢？」

我越听这话里的内容越觉得不对劲，心头隐隐有了个猜测，只是还没等我想明白，身体骤然一轻，接着眼前景物变换，我发现，自己竟然和林天樱一起关在了一个独立的空间里。

往旁边一摸，我摸到一层透明空气一样的壳子，它好像很柔软，但怎么都戳不破。

我冲赵兰芝大喊：「你是另一个天道吧？」

「不。」赵兰芝没回答，倒是风如是一脸镇定地说，「她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人。」

闻言，赵兰芝挑了挑眉毛，很意外地看了她一眼：「我当初写你时，并未耗费过多笔墨，想不到你的成长，倒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」

我喉咙发紧，望着赵兰芝：「所以，你就是《仙界生存法则》的作者？」

「作者么？那倒也并不准确。我创造这个世界，可不只是写了一本书那么简单。」

赵兰芝握着笔，在虚空中挥了几下。我看到有光渐渐交织成型，接着光芒无声向我们飞来，贴在那片透明的空气软壳上。

「秦绒绒，林天樱，这是我帮你们准备的擂台。」

赵兰芝说着，竟然从不知道哪里拿出一把椅子，在虚空中闲适坐下，接着懒洋洋道：「你们俩，一个是我选中的女主，一个是天道选中的女主。秦绒绒，你现在一定很想念外面的世界吧？哪怕我再折磨你改方案，至少那个世界里，你以为你的命是可以自己掌控的，不会像现在这样无力。虽然并不是，但你欺骗自己，也不是不可以。」

沈梅珍！她果然是我的甲方！

我瞪大眼睛看着她，忽然明白为什么之前她要反复折磨我了！或许那时候，她早就猜到，我是她创造的人物，却意外被送到了和她相同的世界里。她要证明，不管在哪个世界，她都可以轻易掌控我！

「还有林天樱。」

她的目光转向我身后，面沉如水的林天樱。

「我知道，你也很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就打一场吧，不死不休的那一种。」

赵兰芝握着笔，在虚空遥遥一划，那里出现了一点漆黑如墨的、仿佛夜色漏出般的东西。

「活下来的那一个，我会送她去想去的地方。」

188

我隐约觉得，事情并没有她说的那么简单。

但林天樱已经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。她之前就被我那一番尖锐的话刺得怒气勃发，更何况赵兰芝又拿了心心念念几万年的东西来诱惑她。

这种一旦执着地追寻某个东西追到成了执念的地步，人就很容易失去理智。

更何况，林天樱本就是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的人。

因此，我一转头，就看到林天樱从乾坤戒中摸出斩灵剑，遥遥指着：「秦绒绒，来吧。」

「你说我不配？可几万年，陆流还是因为我一步一步离开了你，仇天还是因为我将你扔进了万魔窟。哪怕现在，你的师兄

弟还是和你反目成仇。你不是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之前陆流总是站在我这边，处处针对你吗？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他害怕，他和我一起让世界倒流，让你回来，却又敌不过我，他怕我对你下手！」

「秦绒绒，几万年过去了，我现在已是大乘之上的修士，人间再无修士能与我匹敌，只要到达真正的仙界，我便能飞升成仙！而你呢？费尽心思，也不过是个炼虚期的废物！难道你还奢望这场斗争，你能赢过我吗？我配不配得到天道的偏爱，这事，你根本不配问我！」

林天樱放了一通狠话，接着便举剑朝我冲过来。她已是大乘期的修士，速度快得惊人，不过一眨眼的工夫，便到了我近前。剑尖已经直指我眉心，我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忙低头险险避过，却又有一道红光在我肩头炸开。

这女人，就喜欢暗藏一手玩暗算！

剧烈的痛感从肩膀炸开，接着沿血液迅速淌遍全身。我拼命咬着嘴唇，没等缓过劲儿来，就不得不后退侧身，躲开她的下一次攻击。

林天樱一边攻击一边嘲弄：「倒挺会躲的啊。」

我没说话。放再多狠话，骂得再凶，她的修为毕竟放在那里，若我稍有分心，指不定人就没了。

因此，我全神贯注，在这片空间里，眼中只留意林天樱一个人。她的每一次攻击，我几乎都能险而又险地避开，若是实在

避不开，也会用非致命的地方撞过去。

虽然受伤很疼，但至少能保住命。更何况，白翎扇中的温灵养魂玉还在不断地替我修复伤口。

等我躲了几百次林天樱的攻击之后，她终于暴躁了：「秦绒绒，你不是说你不是废物吗？倒是证明给我看啊！怎么，难道你的所谓实力，就是躲得好吗？」

我把散乱的头发拨到耳后，这个动作牵动了肩膀上的伤口，因此我吃痛地呲了下牙，但这一下又牵动了脸上的伤口，于是我想我的表情一定很诡异。

我喘了两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很挑衅：「能躲也是本事。你要是不服气，有本事来个让我躲不掉的攻击啊？」

林天樱盯着我看了半晌，眼神锐利得像是刀刃。我感觉自己要被她的目光凌迟的时候，她终于开了口：「好啊。」

我知道，她要用斩灵剑中暗藏的那个阵法了。

我一直在等的也正是这个。

189

一开始只是一点青色的光芒，接着那光渐渐扩大，又被拉扯得细长，然后越来越多的光丝出现，直到交织成一张青色的细密的网。

然后那张网以一种快得匪夷所思的速度朝我飞过来，使出这个阵法后，林天樱已经完全脱了力，只用剑撑着地面没让自己倒下。

我只来得及瞟她一眼，接着就被整张网笼罩。

「你也算死得不冤了，秦绒绒。」

林天樱很轻很轻的声音说完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便缓缓出现在她近前：「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」

看到我毫发无损地站在这里，林天樱眼睛都直了，她瞪大眼睛，吼道：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逃脱斩灵剑阵的束缚！」

我耸耸肩：「我没有躲啊。只不过你一开始放出那剑阵就不是冲着我的方向而已。」

「怎么可能.....你用了幻阵？！」

林天樱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猛地转头看去。而我之前费尽心机布下的幻阵，也终于在远高于它能承受的灵力攻击下碎掉了，露出它本来的面貌。

「每次躲开你攻击的同时，我都要按阵法偷偷布下一个阵眼，很累啊你知不知道。」我喃喃念着，一步一步朝林天樱走近，「之前就跟你说过啦，我很有阵法天赋的，你怎么总是忘记呢？轻敌是大忌啊朋友。」

「对了，斩灵剑阵很耗灵力了，你前面也用了不少，现在浑身的灵力都空了吧？我知道，大乘期修士可以化天地间的灵气直

接为自己所用，可是这个世界没有灵气啊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」

林天樱终于明白她被我要了：「所以你刚才一直躲着我，就是在省灵力吧？！」

「是啊，不过我只是个炼虚期修士，丹田内的灵力没你多，所以我也省得很辛苦呢。」我终于走到了她面前，思考了一下，还是将白翎扇收起来，换成了我之前用惯了的饮雪剑，「现在剩的灵力也不多，不过杀你还是够了。」

「秦绒绒，你敢！」

「为什么不敢？」

我把饮雪剑插进她肩膀，看到血肉破开，又狠狠地拔出来。林天樱痛得尖叫，想跑，可是我用灵力筑了一道墙，她没法后退，只能艰难地往旁边躲。我也不慌，就一步一步跟上去。

「林天樱，我等了几万年，终于等到你在我面前狼狈的机会了。你不是很好奇为什么刚刚我总是能躲避你的每一次攻击吗？那是因为，我在你手下死了二百零七次，你要用什么攻击，从什么角度，我都能背出来了。」

我挥剑斩掉她一截小腿，鲜血喷涌，温热溅了我小半边脸。我皱了皱眉，用袖子将血迹擦掉。林天樱痛得大口喘着气，可她已经没机会反抗，只能恶狠狠地看着我，并企图用怨毒的眼神杀死我。

我说：「其实很早之前，你就认出那些人都是我了，对不对？」

「你.....你说什么？」

「你看出来了，不管你怎么杀我、折磨我，我都会以另一种不同的身份回到你身边，而且总是斗不过你。但即使这样，你还是不服气，你觉得天道在偏爱我，你不明白为什么我总能重生。所以你下手一次比一次狠，到后来你不再一剑杀死我，而是开始折磨我。」

190

我踩着她的手指，一根一根碾碎。林天樱张了张嘴，却已经连声音都发不出。这种痛很疼吗？大概吧，可同样的疼痛我早就承受了更多次。在万魔窟受尽折磨的时候，在每一次轮回死亡的时候，在被林天樱吊着一口气一刀一刀凌迟的时候，在我金丹碎裂的时候，在我吞噬异火极焰的时候。

「林天樱，我知道你恨我，虽然我觉得你的恨很没道理，完全就是出自你的自负和自以为是。」我蹲下身，揪着她的头发往过扯，然后用剑尖在她脸上一道一道划过去，「但你凭什么觉得我不恨你呢？你以为我愿意永远这么插科打诨地说话吗？你以为我愿意不管做什么都小心翼翼不敢惹怒别人半点吗？我不愿意。」

「不管现在我愿不愿意，从前陆流喜欢的人本来就该是我！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仇天爱的人本来就是风如是！白翎扇就该属于我，天道的偏爱是他自由选择，凭什么你夺走了别人的东西还

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不用再问你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！不！配！这一切你都配不上！」

「秦绒绒.....」她咬牙切齿地说着，只是语气已经非常虚弱，「有本事你就直接杀了我！」

「我不。」我笑咪咪地放下她，踩着她的脊背跨过去，看向天际那一点似乎神秘不已的黑色。看了许久，我才将目光转回来，重新投在她身上，「怎么了，才这样就受不了了？你杀了我二百零七次，好歹让我还你二百零七刀吧？」

我刻意没有用太多灵力，就这样用最普通的、凡人的手法，一点点分解了林天樱。到最后她气若游丝地趴在地上，后背已经露出森森白骨的时候，我又想起什么似的蹲下去，从丹田中召出异火极焰，轻声对林天樱说：「对了，原本在万魔窟那一次，我就该不入轮回的。是我自己救了自己。」

「所以你的元婴和神魂，我也一点都不会留下。林天樱，你救不了自己，这天地间不会再有你的轮回转生。」我将灵力注入异火极焰中，接着缓缓贴上她的丹田，「记得，我可不是废物，我是天元门最年轻的结丹修士，水系天灵根，秦绒绒。」

林天樱终于在我面前彻底没了生息，然后被烧成一团灰烬，风一吹便不留痕迹。在她气息彻底消失那一刻，整个独立空间也自动打开了。

我往下径直坠落下去，用最后一点灵力让自己安全着陆。

接着抬头看向赵兰芝：「我赢了。」

赵兰芝叹了口气，用笔尖点了点下巴，露出苦恼的神情：「哎呀，这个结局真的有点出乎我意料了。林天樱，你可真是废物，高了两个大境界，竟然还是输给了秦绒绒。」

我皱了皱眉，隐约觉得事情不太对劲：「你不是说谁赢你放谁出去吗？你堂堂一个作者，难道要出尔反尔？」

「我说了，我可不是作者那么简单，我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人。」赵兰芝说着，竟然提笔在虚空中飞速地写了起来，「既然我是创世者，那谁生谁死，我当然也可以决定。」

她话音刚落，我面前忽然有一团红白交织的光芒出现，接着那光不断拉扯塑形，竟然渐渐成了一个人形的模样，接着淡去。

等光芒完全消失，一个面容熟悉的女人出现在我面前，缓缓睁开了眼。

她的瞳孔里一片冰冷，看向我的目光中泛出一丝杀意。

林天樱。

191

我他妈当场傻眼。

这还能死而复生的？就算你是作者也不能这么玩吧？

虽然心里已经骂了赵兰芝一万句，但我还是支撑着自己重新拿出饮雪剑，对面前的林天樱提起了十二万分的警惕。不料她也

就是这么直直看着我，用她充满杀气的冰冷眼神，除此之外，再无下一步动作。

我等了半天，抬起头望着赵兰芝，嗤笑了一声：「虚张声势地搞了半天，你就复活了个假人？是不是还得你一步一步把动作细节往下写，她才能继续行动啊？玩提线木偶呢这是？」

赵兰芝看着我，眼神锋锐得像是刀。

她忽然问我：「秦绒绒，你见过这世间唯一的真仙器吗？」

我没立刻回答，琢磨了一下她这口吻。若是我没见过，她显然不会这样问我；若是我见过，那总不会是白翎扇或者林天樱的斩灵剑。

于是我将目光在荒漠上晃了一圈，定格在她手上：「是你手上的这支笔吧？」

赵兰芝用十分惊讶的眼神目光看着我，那眼神好像看到一个傻子忽然有了灵光一现的高光时刻。我耸耸肩，用一种平静且不屑的语气说：「这有什么好意外的？你刚才这一番操作，竟然连生死都能逆转，那你用的这个工具，想必也不是凡品。」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想起之前在外面世界见到的场景。当时赵兰芝还叫沈梅珍，带着助理来公司检查我的进度，顺便将我的设计方案批评得一无是处。

她勒令我当场修改的时候，自己就跷着腿坐在会议室的沙发上，对着电脑键盘敲敲打打。且她敲键盘用的并不是手指，而

是一只形状古怪的笔。

赵兰芝望着我，眯起眼睛笑了起来：「想起来了？」

我声音发冷，语气里却带着强烈的不解：「你到底.....是什么来历？」

我开始意识到，倘若那支笔真的能够连接书里的世界与外面，又或者能将一行行代码构造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的话，那赵兰芝绝不止写了一本小说，又或者敲了几行代码那么简单。

创世的人，在另一个角度来看，总是被称作「神」。

「从很早很早之前，我就开始写小说，创作故事。可是写得多了就会觉得很无聊，只用文字描述有什么意思？我要写，就要写一个世界出来。」

她抬起那支笔冲我晃了晃，问我：「秦绒绒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创造出了你们所在的这个修仙世界，那你曾经去过的那个，外面的世界呢？外面的世界，会不会也有人用文字、画面和各种各样的规则，构成了那个世界？」

我看着赵兰芝。她不可能无缘无故产生这样的想法，一定是因为她发现了什么。

「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人类行为学，发现群体一旦聚沙成塔，就会不自主产生群体行为的统一趋向性。比如，为了不被孤立，人们会选择随波逐流地做很多事；又或者，当个体身处某个

群情激昂的群体中时，为了不成为被针对的对象，即便不赞同，也不敢发表意见。」

192

说实话，我有点发蒙，发蒙的点在于，我还没有从那个生死对战的紧张气氛中完全抽离出来，竟然就要站在这里，听她开始给我科普人类行为学。

但听赵兰芝的意思，似乎她从这些行为中，推断出，外面的世界也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由某个「作者」创造出来的？

我想了一下，有点不确定地说：「但这不是群体自然形成的规律吗，和所谓的创世者有什么关系？」

「当然有关系。世界诞生之初，只能是从虚无到乱序，自然的力量是无法将它梳理成规律的。所以，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伸进来，把混乱渐渐整理得有序。比如草木的结构如何形成，风和云流动的轨迹，最关键的——是有独立思想的人群如何繁衍，凝聚，斗争和延续。」

赵兰芝说着，脸上竟然出现了一丝狂热：「但无需将每一个细节都描绘出来，只要搭建框架，提取出规则就够了，万物会按照设定好的规则运行——这就是为什么，人总是觉得别人的想法和言行与自己不谋而合的原因。」

「所以，我开始收集人的行为，从采集到的大量数据中提取出相应的规则。既然这些规则能构成外面的世界，当然也能构成

另一个世界。用文字写出最基础的世界观，剩下的，都交给算法和指针去修补。」

算法！指针！靠，她果然在写代码！

「但按理来说，文字写就的小说、创造的世界全部来自作者的构想，它是绝对感性的、不可控的；但程序这玩意儿，你代码写的是什麼，它就是什麼样的，这两个东西能混为一谈吗？」

用绝对理性的程序，去创作绝对感性的小说？我也是真的有点没法想象。

「你错了，秦绒绒。」赵兰芝冲我笑了一下，「什麼是『按理来说』呢？谁给你的理？世间万物，无非都是由不同的规则构成，我掌控了这些规则，用它创造出了天道，然后才有了你们这群人物。」

「这些人里，林天樱是我选定的唯一主角。」

说完这句话她就重新提起了笔，接着在空气中勾勾画画。我觉得不妙，内心警铃大作，想提着剑冲过去阻止，却被一股莫名的力道轻而易举扯在了原地。

「我说过了，这是我创造的世界，你想反抗我吗？」

随着赵兰芝的动作，我渐渐看明白了她到底在写什麼——输入，公式，循环，输出……她果然在写算法！而且随着她的动作，面前的林天樱真的开始动了起来，眼里的冷光愈发明显。

我知道，等这个算法写完，林天樱就会真的彻底复活，我之前费尽心思好不容易虐杀掉她的行为，也算是白搭了。

她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，就好像在看一种低人一等的生物。我觉得愤怒，可被桎梏的感觉又令我凭空生出一股无力感。说到底，我是她用文字和算法堆砌起来的生物，就算已经去过了她所在的世界，她仍然不觉得我与她是平等的生灵。

但是.....

原本按照她的设定，我在万魔窟就该死去了。可我用自己的反抗硬生生杀出了一条生路，才见到了聂星落。

就算她是创世神又能怎么样？我的命从来都在我手里，不在任何人手中。

我可以疼，但是不会死。

我拼命回忆之前风如是教给我那些空间法则，调动全身所剩不多的灵力，一点点从凝固的空气中撬开一缕缝隙。坎离八卦剑阵又一次出现，竟然令我浑身被禁锢的感觉松快了许多。

这一刻我意识到，这个阵法是我第一次逃出生天的关键，也是赵兰芝设定之外的东西，也许它可以第二次救下我。

强压下心头的激动和紧张，我把剩下的灵力都灌进剑阵中。然而，就在我准备让冰剑出鞘的那一刻，耳畔忽然传来陆流的声音。

「绒绒，再等等。」

193

陆流？！

从陷入阵法那一刻，他就没有再出过声，所以我完全忽略了他还在这个世界。在我心里，已经默认这个人玩脱了，不管他之前有什么计划，他都没办法再阻止之前的林天樱，和现在的赵兰芝。

可他这时给我传音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而且，赵兰芝就在一旁，他给我传音，怎么能避开她？

「什么都不用问，绒绒。」陆流的声音继续响在我耳畔，语气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，像细细密密填入我心头的午后海水，「你看着就好。」

看着？大哥，我再看下去林天樱就要彻底复活了！她要是活了，第一个要对付的人肯定是我啊朋友！

我在心里无声呐喊，但陆流只是用坚定的声音安抚道：「绒绒，你可以最后相信我一次。」

就因为这句话，我迟疑了。我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之前，久到我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时候，但那时我修炼急于求成，境界未到便强行突破，以至于走火入魔。我陷入半昏迷，陆流要替我梳理那些浑身乱走的灵力，我下意识想要自动防御，他也是用这样的声音，在我耳畔一遍又一遍地说着。

「绒绒，你可以相信我。」

但他没有说最后一次。

在我迟疑的这会儿工夫里，赵兰芝已经彻底将算法写完，我眼睁睁地看她落笔最后一行 end 语句，接着有一道光从她手中的笔上蹿出，进入林天樱体内。

下一秒，一声轰然巨响。

禁锢住我的莫名力量瞬间消失，我被巨大的爆炸力冲击得后退了好几步，耳边轰鸣声回荡了很久。低头往下看，是刚才林天樱设置的那个巨大的禁锢阵法炸开了，连同上面死而复生的林天樱一起炸了个粉碎。她的血肉碎片飞扬四散，接着又坠落下去。

这一次，不等我出手，林天樱就死得彻彻底底。

我猛地转头看去，陆流已经飞到了我身后，我忽然就明白他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。他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停下，伸手搭在我肩膀上，接着有一股灵力源源不断地输入我体内，近乎枯涸的丹田又渐渐回温。

陆流用很轻很温柔的口吻说：「绒绒很乖，做得很好。」

这话 he 从前总拿来哄我，在我还是个炼气期和筑基期的低阶修士时。我不明白他这时候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是什么意思，于是只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。

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赵兰芝不是创世者吗，为什么她要复活林天樱却失败了？还有你们这个阵法……」

我心里充满了疑问，陆流却很温柔地打断了我：「因为她违背了『规则』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

「还记得之前在蓝玉城碰到时，聂星落让你去十万大山里找赵兰芝吗？」见我点了点头，陆流才道，「其实，他不是想让你去找她帮忙的，而是让你去破坏规则。」

这话说得我更迷惑了。

「赵兰芝之前说的没错，万物皆有秩序，这个世界由规则构成。但是绒绒，你不一样，你是跳出规则的人，并不是天道偏爱你，相反，天道一直在逼不得已地打压你，否则，你早就成了和我一样的大乘期修士，甚至要更厉害。」

194

「坎离八卦剑阵，也不仅仅是一个阵法，它利用灵根中暗含的力量，实际上是在与赵兰芝设定的规则对抗，而且还对抗成功了。所以，这个世界原有的规则在不断地打压你，甚至，聂星落不能以天道的本来面目过多接触你，否则世界的秩序会越来越混乱。」

混乱？

我看着他，觉得自己好像抓住了什么。脑中有隐约的想法，却始终不能成型。

说到这里，陆流停顿了一下，抬起手，摸了摸我的头发。因为刚才与林天樱的那一场恶战，我的头发已经乱得不成样子，上面还有斑驳血迹。可是他的力道好温柔，眼神也好温柔。

他说：「但那也正好，我本来就是要乱中取胜的。绒绒，留好坎离八卦剑阵，等下我叫你的时候，你就毫不犹豫地出手。」

说完这句话，他猛地腾起，朝另一边的赵兰芝那里飞去。硝烟与光芒渐渐淡去，我听到赵兰芝惊怒交加的声音：「聂星落，陆流！你们俩敢设局耍我？！」

聂星落淡淡道：「万物皆有秩序，这是你自己选择破坏秩序带来的后果，与我们无关。」

「放屁！」赵兰芝破口大骂，我这才发现她浑身是血，手里的笔竟然已经被炸碎了一半，整个人狼狈不堪，「你们故意引我出手针对聂星落，将这里的规则搅乱。知道我复活林天樱后，秩序会彻底崩盘，你们这才敢出手！秦绒绒到底有什么好的，凭什么你们不按我的设定走，一个个都要去帮她？！」

仇天反问她：「那林天樱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你凭什么无视我们的真实喜好，强迫我们一个个的都要去爱她？」

赵兰芝不屑地扫了他一眼：「因为我是创世者，我想怎么写，如何设定规则，都是我的自由。」说着，她转头看向我，「秦绒绒，你也别觉得这群人有多喜欢你，他们无非是想借助你这个跳出规则的人，去对抗这个世界的秩序罢了！你以为你为什么又重新从外面回到了这里？若非林天樱与陆流、聂星落同时出手倒转剧情，你根本不会再回来！」

我知道她是在挑拨，但这会儿跟我说这个已经没什么用了。因此我只看了她一眼，点了点头：「好的，知道了。」

陆流却回身看了我一眼，冷冷道：「若不是秦绒绒出去后仍然受规则桎梏，仍要受你欺压，我怎么会让她回来？」

赵兰芝不屑道：「怎么，难道她回来就不受欺压了？我看她回来后受尽折磨，似乎比几万年前过得还要惨些。」

我看到陆流眼中闪过一丝隐痛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缓缓道：「赵兰芝，我很早之前就说过，你一定会死于你的傲慢。」

接着，他从丹田中召出了噬火，原本通体透明的法宝，此刻已经被火红的焰海包裹。陆流伸手注入灵力，那火焰瞬间向下流去，扩大了千万倍，直至灼烧整片沙漠。

「赵兰芝，承认吧，你创造的世界根本就是个半成品！以你的能力，根本无法撰写出仙界的规则，才让这里变成了一片荒漠！」聂星落冷喝一声，挥手将大片灵力注入下方火海，让它一直蔓延到天地尽头。赵兰芝厉声尖叫着，想要阻止，但她手中的仙器已经碎裂，暂时无法再写出算法规则来。

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把这个世界所有的规则都写在了这片荒漠的下面吧？」

195

从赵兰芝震惊的眼神中，我知道，聂星落猜对了。

她近乎疯狂地叫道：「就算你们烧毁这些规则，有什么用？！你们还是规则之内的人，聂星落，你只不过是主机注入太多人类情感后催生出的意外而已！你们根本没有逃脱规则，你们毁不掉这里！」

「是，我不可以。」陆流轻轻道，「但有人可以。」

话音未落，我便听到他的传音：「绒绒，坎离八卦剑阵，将冰剑对准赵兰芝的方向，射出去。」

我依言照做，且这剑阵真的已经蓄力太久了，冰剑飞出去的时候，在天空带起一道格外夺目的流光。我只觉得自己浑身的灵力又一次被抽空，费了很大力气才让自己稳在半空，没有又一次掉落下去。

冰剑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穿越空间，刺进赵兰芝的心脏里。她一声惨叫，猛地转头，用怨毒的眼神看着我，竟然用手中只剩半截的笔沾着心脏处流出的血，又一次缓缓在空气中写了起来。

这一次，她写得很慢，可每落笔一下，我就觉得心脏好像被重压了一下，压得我跪倒在天空中，几乎要喘不过气来。我觉得我快要死了。

「绒绒，绒绒。」几乎陷入半昏迷的时候，我听到陆流的声音，温柔得像我第一次进天元门那天，与他在山间并肩看过的晚霞。他说，「再见。」

这句话说完，那股巨大的痛感竟然彻底从我身上消失了，我身体一轻，向下坠落下去，却被飞过来的风如是一把接住。她将我放在那枚叶型法器上，仰头凝重地看向半空中，陆流、聂星落与赵兰芝的那处战场。

我这才发现陆流浑身都被通红的火焰包裹住了，原本我以为他在用什么底牌手段，可是却听到风如是的声音：「他在燃烧灵根和生命。」

！！

我抬眼，震惊地看着陆流，大声吼道：「陆流，你他妈在干吗？！」

没想到这厮完全不搭理我，只是用一种冷得锋锐的声音淡淡道：「赵兰芝，我以我身，燃烧你设定好的一切，化作这世界最高的规则。从今往后，不会再给你任何伤害秦绒绒的机会。」

说完这句话，他就彻底融化了。

头发，鼻子，眼睛.....他整个人化成一团格外灼眼的火焰，冲入下方的火海之中，接着向更远、更辽阔的地方，迅速蔓延过去。

他没有再看我最后一眼。

他什么都没有再跟我说，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，是再见。

赵兰芝的血还在不停流淌，但眼神仍然是怨毒的，她看了我一眼，又看向另一侧的聂星落。

她说：「你本就依附于规则而生，如今原本的规则被陆流毁了，你还能继续存在吗？」

「不能。」聂星落说，「但我的感情本就因陆流而起，此刻不过回归本源罢了。」

他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，我跪坐在叶子上，看着聂星落飞过来，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发，说：「嗯，果然很柔软。」

「.....什么？」

「陆流说，你的头发很柔软。之前在蓝玉城时，我还有些迟疑，不敢动手，后来在碎月关，终于可以摸一摸了。」说着，他转头看了天边的赵兰芝一眼，她的身体也在渐渐变得透明。他重新看着我，「原本我无法理解陆流，可知道他真正要做什么之后，我承认他比我想得更彻底。秦絨絨，我会和赵兰芝一起消失，在那之前，我告诉你最后一个秘密吧。」

我不明白他要说什么，因为我整个人都已经懵掉了。

「其实之前你轮回时见到的那片草地，就是这里。原本它就是荒漠，只是因为你喜欢纯阳峰的那片草地，它才变成了草地。而现在，你不想再被这个世界禁锢，那么这个世界，从此是你的了。」

话音未落，他便彻底消失了。连同天际的赵兰芝一起。

下方的火焰还在灼灼燃烧着，仇天摇摇晃晃地飞过来，落在叶面上，与我们一起注视着下方的火。那火海红得好漂亮，好绚烂，像极了很早之前，我与陆流并肩在云层里看过的日出。

「秦绒绒，秦绒绒……」

我似乎听到风如是在叫我，但那声音也像是从很渺远的地方传来，我已无心应答，只是愣愣地看着下面的火海。

除了再见之外，他还想再对我说什么呢？

直到那片火焰熄灭，露出下方的真面目，我也没想出来。

但那里已经有一块像是透明玻璃一样的漩涡，旋转间，隐约露出外面的风景。我转头问风如是和仇天：「你们看到了吗？」

风如是顺着我的目光往下看，接着疑惑地皱起眉：「看到什么？」

空间通道——看来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。

陆流身化的规则里，只容纳了一个我。

197

穿过那个漩涡，我眼前一明一暗，已经是我卧室里简陋的家具和陈设。窗外星辰闪烁，看电脑右下角的时间，我不过才睡了两个小时。

微信消息正在闪烁，我点开，来自同事：「绒绒，甲方沈梅珍忽然昏迷住院，已经是植物人了！公司开紧急会议决策，会换一个负责人过来对接，我们终于脱离苦海了！」

「怎么会成植物人啊？」

「好像说她半夜玩电脑的时候设备爆炸了？不知道，反正人已经进医院了，消息绝对真实可靠！」

我关掉电脑，坐在床上继续发愣。

看来那个世界发生的一切，已经波及了这边。

只是，我现在出来了，还能再回去吗？

心念一动，我竟然又出现在那个漩涡通道的出口处，身后一片荒芜。我离开蓬莱岛，慢慢飞回天元门。掌门看到我，仿佛看到鬼似的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：「我要把纯阳峰的一切都带走。」

掌门身后，之前某个围攻过我的弟子还试图上前阻止，结果被我一巴掌打得形魂俱灭，于是其他人也干脆利落地闭了嘴巴。

我把纯阳峰搬到了落凤山旁边，这一次带走它完全不费吹灰之力。直白点说，因为之前在蓬莱岛那一场大战，因为陆流用生命完成的偏爱，我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主宰。

至于白翎扇，我把它还给了风如是，让凤凰彻底被修补完成。可它神智开化后，说的第一句话便是，这个世界不存在天外魔界。

这个结果，是之前蓬莱岛上的对话里，风如是早就猜到的，于是她也没再觉得有多意外，只是点点头，跟我说自己还是会继续修炼，有空来纯阳峰找我喝酒。

我说好，你要不要带上仇天一起，她想了想，说：「不了吧。」

我知道她还是没原谅仇天，也就不再多说。

两个世界的时间流速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我在修仙世界待了很久，回到现实也不过只过去了几分钟。而我离开修仙世界后，那里的时间就会陷入暂停状态。于是我明白了聂星落所说的，「这个世界是你的了」，究竟是什么意思。

回归社畜生活没我想的那么幸福，只是很平静，平静于我每一日混入人群之中，像外面的每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。修仙世界的修为是带不到这里的，每个世界，终究会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规则。我也确实不想再把这里变得混乱了。

我去吃了之前心心念念的肉松小贝，喝了杨枝甘露和抹茶拿铁，它们的确带给我短暂的快乐，但又很快归于平静。5G 的世界的确有那么一丝不一样，但也没那么不一样。我找了个地方，把这段经历全部写下来，当作小说一样写下来。它们太离奇了，也没有人会当真。

我知道，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他们会生老病死，可我跨越一个世界而来，带着另一个世界离奇的规则与记忆，我永远不会死去。

而且，当我回归这里之后，才发现它也没我想象的那么有趣。人本来就是这样，身处一种可能时，常常会幻想另一种结局，并把它想象得完美无缺。

因此我还是更加长久地停留在修仙世界里。有时风如是会来找我喝酒，有时仇天也会过来，顶着一张愁苦的脸问我能不能用规则让风如是重新喜欢他，我说：「你想让自己变成下一个林天樱，还是想让我变成下一个赵兰芝？」

于是他又默默滚回了魔界。

我还去了一趟十万大山，在那里遇到了银祁，他看着我的眼睛里满是愧疚。我无意再追究，稍微动用了点规则，让他拥有了普通人修会有的阵法天赋。

最后，在天亮之前，我飞到云层里，看着太阳升起，看金红色的光芒涂满云层。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，陆流之前说过，他要和我走遍世间所有山川与海洋。可我们被命运的洪流裹挟着往不同的方向走，再也没有了那样的机会。

我在云层里轻轻问：「师父，你是不是喜欢我。」

「是。」

有声回答穿越数万年的时光落在我耳边，但理智清晰地告诉我，这只是幻觉而已。

我转过身，朝无尽蔓延的未来飞了过去。

